

鹽巴公主

時值七月盛夏的午後，就算到了中南部也逃不過午後雷陣雨的魔掌。戶外的雨水不停地打進轉運站內，而拖著大包小包的我，手邊只有一把個人摺疊傘。

摺疊傘的覆蓋範圍比我預想的還小，離開建築物不到十分鐘，我就知道這傘白撐了。我收起它，抬起行李，在滂沱大雨中全速跑了起來。

「叭——」人行道的末端，一輛小貨車上駕駛朝著我按了兩聲喇叭。對方搖下車窗，探出頭，向我揮了揮手，那身影我卻感到無比的熟悉……

「媽！你怎麼停這麼邊邊啊？」我小步跑到貨車旁。

車身有些斑駁，專用漆脫落的區域被一點一點的鏽斑佔去，車後的雜物堆得都要比護欄高了，令人擔心東西會不會在行進中掉出去。拉起遮雨用的塑膠布，兩袋家庭號的洗衣粉、四桶豬油、三大袋抽取式衛生紙……大概是來市區接我的路上順便買的。儘管東西又多又雜亂，但不難看出來她很努力地騰出了一個空間讓我放行李。

「阿新來的就不讓我停齣！」她語帶哀怨的指了指前方，就在三點鐘方向一位穿著整齊制服的年輕警員正在一部停在紅線上的轎車前面寫罰單。雨勢絲毫沒有減緩的趨勢，那位警員的敬業精神令我著實有些佩服。

「別在這抬槓，快點走了啦！」

在她的催促之下，我趕緊把看起來快要掉出來的雜物往中心推了一下，並固定好行李跟塑膠布後，便跑回前面爬上了副駕駛座。拉開車門，平時與她幾乎是形影不離的暗紫色薄外套整齊地向後以包覆式將整個椅背包裹住，副駕駛座的座位已經擦過且放了一片方形坐墊，小餅乾、衛生紙、茶水等整齊地收納在她身旁的夾層中，腳邊也放了與鞋子差不多大小的盒子，井然有序的車內空間與後方跟垃圾山沒什麼兩樣的雜物堆成了超級強的對比。

「拿去擦擦。」她扔給我一包衛生紙。我這時才發現，一直顧著行李箱，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淋了不少雨，頭髮幾乎都全濕了。

車內的空調壞很久了，但每次要帶她的車去修時她總是回我一句「免！」。雨滴不停地從窗外打進車內，我蓋起外套的連帽並把座椅放後躺一些，好讓雨水不要一直打到頭髮上，儘管這只是讓淋雨的地方換成了臉，但我已經無計可施了。

本該炎熱的午後因為大雨氣溫而有些涼，然而，這也使得有過敏性體質的我雙眼不停地發癢。我閉著眼睛想讓不適感緩和一些，一片黑暗中，耳邊的雨聲與不斷打落在臉上的冰冷雨滴佔去了我的一切觀感……

雨停了。

睜開雙眼坐起身，一陣有些腥鹹的海風撲面而來。車子已經離開市區，沿著鄰近海岸的省道行駛，細長的離岸沙洲配上整片一格格鹽田幾乎是台灣西南沿海的標準景觀。聽母親說過，六月到九月是風雨季，由於多雨的天氣不適合鹽分結晶，在這段期間鹽田大多停曬或進行整理，看不到學校課本上的鹽山。眼前的鹽田有乾有濕，但在以進口精鹽為主流的現代，其中也不乏許多早已廢棄停曬的。時近黃昏，暗橙色的天空只飄著兩三朵小雲團，在遠方的海面上，赤紅的夕陽努力地用仍未沒入地平線的殘弧吐著僅存的餘暉。

沿著道路，車子背離海岸彎進位居內陸的小鎮，一旁的鹽田與零星的小鹽堆被一棟棟的鐵皮屋取代。宮廟前廣場下棋的老人、餅舖內桿著麵團的師傅、米行裡選米的家庭主婦、繞著雜貨店老闆買冰棒的小孩……街燈亮起，點明喧鬧的整條街道。

天色已暗，母親從車窗探出半顆頭往車後看，緩慢地將貨車倒入車庫。

「等一下東西先搬進去。」她下達了指令。

車庫不大，停完車子以後空間沒剩多少。我縮起小腹，側著身體走到後方，翻開已經乾的差不多的塑膠布，開始將各項雜物一樣一樣往屋內搬。

揭開沉重的陶瓷鍋蓋，醬油的豆香混著些許中藥味瞬間竄滿了整個飯堂。撥開放在最上頭的中藥袋，我小心翼翼地從黑壓壓的滷汁中夾起一塊泛著油亮光澤的豬腳。

每次我回家，母親總會在晚餐時間滷上一鍋滿滿的豬腳。

以碗就口，微微地傾斜，原本澆入飯中的滷汁自米粒間滑出。儘管鹹中帶點苦澀但不會太過苦口，反而將藥包的香與尾韻甘甜襯托得更加的明顯。我曾經多次詢問母親滷汁的做法，但不知道為何她每次都不講，可能是覺得男生不需要下廚吧。

收拾完碗筷的母親倚在客廳的木椅上邊嗑著瓜子邊看電視，從那時不時就抖動一次的畫面、微妙的收音音質跟標楷體黃色大字幕一看就知道是個年代久遠的東西。吃飯前從車上搬下來的一部分家用品與各類衣物被隨意地堆疊在木椅上。

「碗不洗嗎？」因為找不到地方坐，我只好站在旁邊。

「等一下會洗啦！」

「我之前打電話說的事情還記得……」

「走開啦，別煩我看電影！」她的視線從沒離開電視。我實在不懂這種古老東西到底哪裡吸引人。

我嘆了口氣，緩步上樓。

「我再大概十幾分鐘就到了喔。」書桌上的手機屏幕亮了一下，通知欄顯示著通訊軟體的訊息。簡單地梳洗一下，換好衣服，我提著黑色的薄外套走到客廳。

「媽！這……」

客廳的景象讓我瞪大雙眼，這大概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客廳這麼「空曠」。原本木椅上成堆的衣物跟雜物都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僅是兩個方形的粉紅純色坐墊（應該是從車裡拿過來的），起初散亂在地板上的書本雜誌也按大小堆疊好橫放在茶几下方的收納空間，映著白色光澤的磁磚地板看起來像是有被拖過。看著前一天還凌亂不堪的客廳竟然在一夕之間變得如此整潔，再看看平時連折個衣服都嫌麻煩的母親……

「楞著幹嘛？還不快去給人家帶路。」母親換了一身靛色帶著紅色繡花得連衣裙，安靜地坐在木椅上泡茶，她的表情就像今天的一切跟平常沒什麼不同一樣。

我看了下手機的時刻，再看了看周遭。早晨尖峰時間，雖說不至於像車水馬龍的台北，但通到市區的主要幹道車流也不算少。蛋餅、水煎包、飯糰……路旁許多推著早餐攤車的阿公阿嬤往往在這個時段都個個忙得不可開交，畢竟一整天的營業額都指望這幾個小時了。相較起來，我這一側從市區回來的方向此時就冷清了许多。我直直盯的道路前方，想要尋找朋友搭乘的公車。

不得不說，鄉下的公車不只班次少而且還很愛脫班。我叼著一顆水煎包，騰出雙手好快速地來回確認時刻表跟通訊軟體。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遠方駛來了一台黃色小巴。

「學弟好！」車門開了，車上走下來一個穿著淺藍色襯衫與牛仔褲的女大學生，她對我揮了揮手。

「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當然。」她拍了拍她的後背包。

「阿姨您好！我就是您兒子在電話裡跟你說過會來跟你做詳情講解的同學。」學姊向母親問完後，放了背包，在木椅的另一頭坐下。我拉來了一只圓板凳與她們隔著茶几而坐，我第一次注意到原來木椅這麼長。

「其實我們最近想要參與一個市府發起的青年地方再造計劃……」她點開平板電腦裡的投影片，遞給母親。

「我們計畫利用閒置或者是廢棄的鹽田來進行整頓，開闢成以觀光為導向的休閒曬鹽場，讓觀光客能了解以及體驗傳統的曬鹽方式……」

學姊滔滔不絕地講著，就算對象是我母親，仍似乎沒有半點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母親看著平板電腦，時不時皺一下眉頭。

「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您到時候能來教導我們組織的青年志工怎麼曬鹽，協助我們完成傳統曬鹽的動態展示部分……」

「您覺得如何呢？」學姊炯炯有神的雙眼盯著母親。

「不用。」

「嗯？」學姊愣了一下。不只她，就那資料的詳細程度以及眾多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整理與對比，母親快速且果斷的拒絕也著實超出我的預期。

「是……是哪裡我講得不夠詳細嗎？」她接回平板，點開投影片清單，快速地挑了幾張重點內容想要再講一次。母親看了我一眼，但視線很快又移開了。

「不用講了，我沒意願。」

「伯母，我們真的非常需要……」

母親皺起眉頭，看起來有點不耐煩。「就這樣。」

「沒關係的，這誰都怪不了的。」就算在通訊軟體中學姊一再地安慰我，心中的愧疚感還是有些難消。

我把手機放回口袋，下樓想要拿瓶果汁。

「媽！我好渴，幫我拿飲料。」畢竟我不能進廚房，每次要從冰箱拿任何東

西都只能叫她。

母親從客廳走來，此時的她已經換回居家服了。

「媽，你真的不要嗎？」我抱著她會回心轉意的企圖小聲地問道。

「阿弄那個能幹麻？」她在冰箱裡東翻西找，時不時地發出瓶瓶罐罐彼此撞擊的清脆聲響，最後遞給了我一罐加鹽沙士，

「你在台北與其有時間想這些奇怪的東西，還不如多花點心思在你的學校。」她把快要滑出來的東西往回推，用力地把冰箱門壓回去。

「有的沒的？這是文化傳承啊！我們可以讓以後的人知道你們這一代的辛酸血淚啊！」

「傳承？這種苦力活有什麼好傳承的？做到讓天公曬傷，做到起水泡，到頭來也賺不到幾個錢。」母親的語氣突然變的急促，這轉變使我有些驚慌失措。

「我這麼辛苦地供你讀書上學，就是不要你以後跟我一樣。結果好了！你反而回來跟我說，你想傳承？」

「你們年輕人總是只憑一張嘴啦！說的都嘛輕鬆！沒做過都不知道辛苦。」

「我……我才不是隨口說說！行啊！如果你不肯答應學姊去教參與計畫的志工，那就我來學，然後親自去教！我明天就跟你去……」

「好啦就是這樣啦！我要洗碗了。」「碰」的一聲，她甩上廚房的門，打斷了我的話。

如果說空中的那顆大火團有自我意志，那它一定是跟這片土地有著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要不是目的地距離家裡只有不到十分鐘的車程，不然我可能早就已經像一片香脆可口的培根一樣，在母親開的「移動式烤爐」裡冒泡並發出茲茲聲了。

她將車子停在省道旁的一塊滿是碎石的空地後，便先下車到車後拿工具了。我搖下佈滿刮痕且邊緣帶著褐色斑點的車窗，隔著馬路，一整片注著淺水的鹽田映著同天空一樣的淡藍在眼前展開，不知是金屬還是木頭做的隔板夾著細長土堤，將眼前的鹽田隔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小方格，一路延伸到視線的盡頭。海風拂過，所有格子中的水面同時波動，在艷陽的照射下閃爍。

母親掀開車後的塑膠布，拿出了兩根小耙。小耙有著細長的木柄，外型跟家裡清潔浴室用的刮水板有幾分相似。雖然名稱有個小字，但它立起來可是比我還高。

我拖著工具跟著母親走進其中一格鹽田。穿著手套跟塑膠雨鞋，又套了褲子與上衣各兩到三件的我看起來就像瞬間胖了兩、三公斤。為了抵抗日曬，出發前母親用紅色的花花布巾把我的臉圍住只露出眼睛，並在戴上斗笠後又再套了一層淡粉紅色的布固定並跟臉上的布巾綁在一起。

鹽田底面的瓦片非常光滑，穿著雨鞋兩度害我差點滑倒。我以左腳為支點，側站微彎著腰，照著母親指示吃力地將小耙往前推，在耙的前端堆起了一些帶著些許黃綠青苔的黑土。

厚重的防護確實抵擋了狠毒的日曬，但也同時阻隔了空氣的流通，儘管時不時地有海風吹來，能保持舒爽的部位也只限雙眼周圍的一部份臉部。領口布料間的縫隙過小，就像靠著半徑一公分的排水孔去排乾一浴缸的水。身體散發的熱與蒸發不完全的細小汗珠混合成一股濕黏的霧氣在衣物與肌膚間只有幾毫米寬的空隙間像膠狀液體流動一般緩慢地包裹住全身上下。

「我來學，然後親自去教！」一想到昨天自己講這句話時那大言不慚的嘴臉，我真的好想回到當下把自己痛打一頓。

豔陽高掛頭上，用一百分的火力炙烤著地面上的一切。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已被濕與悶麻痺的肌膚開始感受到一絲絲的灼熱，腦袋裡像是有一顆氣球在不停的膨脹。我柱著小耙的木柄，小口小口的喘氣。

一顆顆黃豆大的汗珠沿著額頭滲濕了遮蓋口鼻的布。風不停地吹，前一秒還覺得不停波動很漂亮的水面，下一秒便成了數百片不斷變換反射角度的鏡子。我抬起頭想看一下母親在哪，刺眼的陽光立刻從四面八方反射而來。我的眼睛眯成一線，視線範圍狹窄且所見之物無不模糊。

灼熱感越來越明顯，開始像是有小火苗在全身上下亂竄，一股噁心感在舌根醞釀，有點想吐。

好暈。

真的好暈……

空氣中瀰漫著滷豬腳的香味。

睜開雙眼，一個佈滿鏽斑的綠色大吊扇轉動著。

「醒了喔？」頭轉向一旁，母親坐在茶几上，把藍色的濕毛巾放回身旁的水盆。茶几後方的地板上是成堆的衣物以及還沒拆封的日用品，那眼熟的洗衣粉袋馬上就讓我意識到：我人現在正躺在客廳的木椅上。

「還好我沒走很遠，不然你現在就已經在醫院了。」她遞來一瓶運動飲料，以及一套短袖上衣。「早就勸你別做了，肯放棄了吧。」

我沒說話，只是把衣服放在一旁，躺回木椅上。

「唉……」她坐回茶几上。「阿所以你為什麼想傳承曬鹽啊？」

這個問題要是問前一天的我，我可以立刻回答「技藝保留」、「文化傳承」等等聽起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現在的我卻一句都說不出來。

「現在外國的機器都很厲害了啊，而且外國來的鹽都好便宜。」她看了看我的臉，似乎是知道了什麼。「像這種又費力又貴的老方法就給它淘汰掉啦。」

「好好把你的會計念完然後待在台北當個會計師，每天坐辦公室吹冷氣，把自己打理的整整齊齊像個公主一樣不好嗎？」

「媽，你生的是個兒子。」

「夠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啦！別再想有的沒的，睡個幾天然後乖乖回台北啦！」她笑了幾聲端起水盆向廚房走去。

白天充滿喧鬧的小鎮到了夜晚卻是那麼的寧靜，打開窗戶，我枕著窗框望著空無一人的道路，零星的街燈下三四隻飛蚊來回盤繞。或許我中暑暈倒的時間對身體來說也算在休眠吧，現在的我絲毫沒有任何睡意。

我坐回書桌邊，拉開抽屜，拿出一個以木塞封口的玻璃罐在手掌間把玩著。混著些許黑點，裏頭如砂般細小的白色顆粒泛著淡淡的黃色。撥開封口的軟木塞，一股淡淡的鹹味飄出，跟工作回來的母親身上的味道一樣。

小時候母親下工的模樣、與學姊討論計畫的當下、昏倒前的不適、看著母親照顧自己的愧疚……，不同思緒交雜在一起，如同腦內同時有數十個沉甸甸的鐵陀螺在不停地旋轉與來回滑動一般，我感到些許的暈眩。

玩著玩著，睡意終於來了……

「我從超市回來了！」拉開大門，木椅上母親穿著長袖長褲，一如往常地與雜物「融合」在一起。「阿你今天不是也要去？」

「又不是你去，等看完這個再說。」她仍一如往常地看著電視播的老電影，視線移都沒移開過。「背著你回來什麼的，我可不想做第二次。」

「我知道啦！」我吐了吐舌頭，提著袋子跑回房間。

一層又一層，用連身鏡做比對，我照著昨天的記憶再次將自己包裹的密不透

風。隔著最內層的衣服，我從袋中抽出五到六片退熱貼貼滿背後跟腹部，涼意佈滿全身。雖然看起來很蠢，但應該多少會起點降溫作用（可能吧）。戴上斗笠，遮住口鼻，我看著連身鏡，再次確認所有衣物有沒有都完整的封閉好全部肌膚。

比起照著母親說的在台北當個辦公室「公主」……

「加油囉，鹽巴公主！」我的內心想道。